

挑战者

□谭踐



谭踐，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、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，著有诗歌、长篇报告文学、散文、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，曾获东岳文艺奖、山东“五一”文化奖、泰山文艺奖等。

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筹备，“中华泰山 国泰民安”中国知名作家泰山行大型采风活动于10月14日上午启动。

13日下午，作家们下榻宾馆，喘息未定，即前往泰山天烛峰景区观看大型实景演出《封禅大典》。

14日当天，简短的启动仪式后，著名泰山文化专家周郅分别以“政治山”“宗教山”“文化山”“民俗山”“精神山”等“五山”为主线，对泰山文化历程简作论述，作家们均感受受益匪浅。14时许，作家们兵分两路：第一路坐旅游车至中天门，换乘索道至南天门；第二路从红门步行，至中天门又分做两路，一路换乘索道，一路仍步行。本次采风作家，年龄多在50岁以上，最长者已近70岁，登山较为困难，大多选择乘车和索道上山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当我们第一路在山顶漫步游览时，第二路仍在向中天门攀登；当我们在宾馆准备晚餐时，第二路乘索道者匆忙赶到，步行者仍在攀登。20时许，我们租了大衣，在冷风劲吹的山顶仰望星空，步行者仍在攀登；22时许，我们在房间喝茶聊天，步行者赶到宾馆。

次日仍旧舟车劳顿，人却分外精神。4时40分，宾馆服务员敲门叫醒日出的人。漆黑的天空下，服务员打着手电，领我们登台上阶、爬坡过坎，抵达最佳观日点。我们翘首东望，天际已闪出一线桔黄的亮色，淡淡的，愈来愈淡；6时10分，一弯“日芽”浮出，烧红的镰刀似的，渐渐变大变亮，直至人眼不能直视。这太阳，仿佛也经过了整个寒冷黑夜和艰难台阶的攀登，终于升起，送给人间的，是光和热。

9时许，我们排队乘索道下山至桃花源，观螭霖鱼博物馆，踏足彩石溪，探石敢当民俗博物馆，品“泰山人家”美食；下午，游岱庙，入泰山地下龙宫；晚，参访泰山原浆啤酒体验馆，观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泰山皮影第五代传人范正安先生表演绝技“十不闲”及泰山皮影代表剧目《石敢当大战恶狼精》。

另有两位于15日中午和下午抵达的作家，由本地两位作家陪同，也分两路登山。一位是作家宁肯，一位是作家李朝全。宁作家乘车和索道，李作家全程步行。陪同宁作家的是年届七旬的本地老作家齐欣，他们将在第二天早晨观日出后，步行至中天门，坐车下山，直接返程；陪同李作家的是青年诗人于玮，他们将同时步行下山，徒步走完全程，再参观地下龙宫，随后返程。

16日早餐后，采风团参观了大汶口遗址公园，结束采风活动。有几位作家直接从大汶口去了高铁站。大部分作家返回宾馆，收拾行囊，匆匆踏上归程。

几天下来，作家们神采奕奕，毫无疲态。看来，泰山的魅力足以振奋精神、抵挡疲劳。不过，大家的心里却并不一定轻松。

关于泰山写作，当代作家邓友梅曾表示：要跟谁过不去，想看他出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请他写泰山。这段话出自邓友梅散文《泰山归来》，载于1993年泰山散文笔会文集《泰山心影》。此次采风活动前，我们给每位作家寄了一本，期待作家们能够挑战前辈，创作出超越先贤的泰山散文精品。

泰山谁最美？当属盘道上一直向上攀登的挑战者。

泰山“平”谈

赵波平，泰安人，泰山景区中天门管理区林业正高级工程师、泰山文化协会会员，曾主编《泰山故事——景物篇》，参编《泰山石敢当造像》《泰山石刻书外拾锦》《北方乡土树种园林应用》等。

泰山椿树王

□赵波平 文/图



泰山东西桥南的椿树王。

臭椿又叫樗树，是苦木科臭椿属植物。泰山上的臭椿，零星分布于海拔900米以下的山坡。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云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。”因为树龄高，椿树有了长寿的寓意，人们常以“椿庭”代指父亲、“萱堂”代指母亲，用“椿萱并茂”比喻父母健康。《诗经·小雅·我行其野》中云：“我行其野，蔽芾其樗。”由此可见臭椿在我国栽培历史之悠久。臭椿可造纸、绿化、榨油、制药、养蚕等，泰安民间有“棟子不打床，椿木不做梁”的说法——椿树虽高大笔直，但木质硬脆，怕湿怕朽，不宜做梁，适合做床。当地百姓家若添了男孩，会在院中栽植臭椿，待20年后孩子结婚时，伐椿取木，用来做床。每年除夕五更时，长者会令男孩抱着椿树唱：“椿树王，椿树王，你长粗来我长长，你长粗来好解板，我长长来穿衣裳……”

为什么人们称臭椿树为椿树王呢？汉建世帝刘盆子退守泰山时，被人围困，粮草断绝，先是吃掉了自己心爱的战马，后又满树林里找吃的，最终靠着泰山东西桥南边桑树上的桑葚活了下来。刘盆子逃出后，曾命人带着自己的圣旨去泰山东西桥南封救命桑树为“树中之王”。结果那人到了东西桥南却没找到桑树，干脆把圣旨挂在一棵高大的椿树上。桑树见状气得树皮炸裂，至今树干还经常破皮流水；被挂上圣旨的椿树却越长越高大，成了真正的“树中之王”，而且地位尊贵，一度超过大夫松、将军柏。

秋天物语·丝瓜

□李长菊



李长菊，新泰市果都镇中学语文教师，作品散见于《少年文艺》《儿童文学》《课外生活》等，曾获《少年文艺》优秀作品奖、读友杯第四届儿童文学教师组优秀奖、读友杯第五届儿童文学教师组铜奖，出版小说集《一只驴子穿过城市》。

丝瓜喜欢爬高，它爬高的终极目标仿佛是抵达星星。如果放任它爬，你一定会被它的“任性”所震撼。

老房子里栽着一棵丝瓜，我在旁边为它树了根高高的树桩。我的用意很明显，希望它不要乱爬，能顺着这根树桩，爬到东房上去。东房是平房，那房顶宛若操场，可以让它舒心施展所有触须。一开始，丝瓜确实是这样做的，可它爬上东房房顶后就“任性”起来。那天，我看它的一根藤蔓爬上了北堂屋的屋顶。北堂屋屋顶后面是一条马路，虽然是村路，也算交通干道，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、把蔬菜运往集市的小贩、过往的乡亲，都由此路过。这条路很嘈杂，充满了人们打招呼、车辆按喇叭的声音。这根丝瓜藤一准是长了耳朵，所以它才从东房的房顶，爬到了北堂屋的屋顶上。

东房的房顶和北堂屋的屋顶间，隔了一尺多宽的距离，我无法想象，这根丝瓜藤是如何跨过那一段距离的。我发现它时，它已经在北堂屋的屋顶上结了3个小丝瓜。我怕任它爬下去，结出的丝瓜摘不到，就伸手把它拽了回来。我拽它时，它发出了一阵沙沙的声响。我不知道那是屋顶上红瓦的挽留，还是它的抗议。反正，我不管不顾地把它拽了回来。在它面前，我是强大、粗暴的。

我承认，我改变了这根丝瓜藤的“意志”。它每天听着马路的嘈杂声，难免想去看看那些发出声响的事

物，可现在，它被我拽了回来，散落在平房顶上……它的耳朵究竟是花朵还是触须呢？

还有一根丝瓜藤，不声不响地爬上了石榴树。我不喜欢石榴树上“结”丝瓜。石榴就是石榴，丝瓜就是丝瓜，泾渭分明不好吗？而且丝瓜有种很强的“侵略性”，只要一藤蔓爬上了别的树，就会以枝枝叶叶为支撑，把整棵树变成它的“阵地”。为了不让石榴树“沦陷”，我只好时时刻刻盯着丝瓜，不时扯断它上树的藤。

东房房顶上的丝瓜藤“野心勃勃”，它看上了院子里那棵香椿树。整个院子，就数香椿树最高。往年，那根丝瓜藤就爬上过香椿树，并把丝瓜结在了高高的树梢上，让我们望“瓜”兴叹。那根丝瓜藤不停地向上生长，细细的藤蔓越过了树梢，伸向半空，仿佛是想爬到星星上去。它和星星聊了些什么，有没有许诺来年再见，我一概不知道。从它一路攀爬、势不可挡的姿态来看，它和星星可能真的有所约定。它们之间能有什么约定呢？一起拜访月亮？彼此相互陪伴？谁能想象，一堆星星陪着几根丝瓜藤在深夜里静默……星星升起又落下，丝瓜藤日渐衰老、枯萎，来年再次重生……这样看来，星星和丝瓜好像也没什么不同，都在按照自己的节奏轮回。

我轻轻松开了抓着丝瓜藤的手，就让它去实现它的理想吧！愿它和星星度过的每个夜晚，都美好温柔。